

## 哲学史

### 34 笛卡尔论上帝与自然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

我希望今天下午我们能结束对笛卡尔的讨论。我们对笛卡尔的探讨已经足够深入，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显然不是经验主义者，而是理性主义者。存在一种独立于经验的先验知识。

事实上，他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对一块蜡的讨论，这块蜡的经验属性会发生变化。但是，作为思想对象的蜡，即蜡的概念，却始终存在。因此，现在我想从思想对象（而非感官对象）的概念入手。

显然，笛卡尔认为，除了具体的感官观念和和经验数据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类型的观念。我们还有概念。我认为他会同意普遍的、抽象的概念。

他想坚持认为，这些概念，这些思想对象，本身就具有某种实在性，因此某些事物对某些思想对象而言是普遍真理。它们具有自身的客观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在最后两篇沉思录中区分了物质实体的本质（即物质的概念，你所概念化的物质本质）和你用感官感知到的物质实体的存在。

所以，他在冥想五中采用的是概念和思维对象的方法，而在冥想六中则采用的是感官对象的感知方法。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这两种方法。如果你几周前听过达拉斯·威拉德的讲座，你就会记得他通过否定他称之为“感觉主义”的知识理论来阐明这种区别。感觉主义认为我们拥有的唯一知识是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这显然是对感官细节和经验数据的感知。

而威拉德的做法是，他谈论某些客观的、真实的意义，这些意义一旦成为思想流通的一部分，即意义的客观性，就具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笛卡尔会非常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像“物质”这样的词的意义就变成了客观事物。物质具有真实的本质，一种我们可以概念化的本质。

所以他指的是那种可以被普遍理解的、具有共同意义的思想对象。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可以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看看他对逻辑法则的论述。

逻辑法则具有客观性。它们作为一切思想和一切有意义论述的结构，本身就具有现实意义。你看，逻辑规则是客观存在的。

并非指它们是物质的、有形的东西，虽然它们也适用于物质。男孩就是男孩，这其实是对同一性法则的一种委婉表达。玫瑰就是玫瑰。

没错，这或许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方式，或许是一个逻辑上的常识，但它客观上也是真理。你看，任何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事物，都必然是客观真理，是必然真理。

在《沉思录》第五篇中，他探讨的概念中至少有一个——上帝的概念——是他从逻辑法则的客观实在性角度来探讨的。事实上，我认为物质也是如此。因为他在《沉思录》第五篇中试图阐明的是，关于物质和上帝，存在一些逻辑上必然的真理，我们可以独立于经验而认识它们。

我说这与经验无关，因为他是理性主义者，而不是经验主义者。他的理性主义在这里再次体现出来。这在逻辑上是必然的。

是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为了理解这一点，请记住，这是物质实体的本质。

请记住霍布斯提出的、并在当时的科学中也显而易见的区分，即物理物体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第二性质指的是只能通过我们的五种感官感知到的东西，例如颜色、气味等等。

而基本性质则是物质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是物质的本质所在。现在，你们知道这些基本性质是什么了。

大小、形状、密度。是的，我们称它们为空间属性。因为物质的本质在于它占据空间。

所以，物质的本质在于它具有空间属性。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关于空间的任何必然真理，关于空间的逻辑必然真理，那么我们就了解关于任何可能的物质、实体、空间占据者的逻辑必然真理。那么，是什么科学告诉我们关于空间的逻辑必然性呢？嗯？正是几何学。

因此，他试图证明存在逻辑上必然的几何真理。他举的例子是普通几何中最简单的例子。他举的例子并非立体几何，但显然他也可以涉及立体几何。

如果讨论的是立体性，那或许是个更好的例子。你明白吗？但他举的例子来自普通几何，也就是三角形的概念。任何三角形都存在一些必然的真理。

必然真理。三角形必然有三个角。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为180度（至少在欧几里得几何中），即两个直角，这是必然真理。

因此，只要我们把物质概念作为我们思考的对象，即占据空间的物质，我们就可以先验地、独立于任何感官观察地知道，关于物质的本质，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必然的真理。明白了吗？这很简单明了。

他在这里对此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物理学在某些方面可以不作为经验科学，而作为先验科学来研究。的确，如果你想到他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物理学分支，比如光学，那么光学是否可以通过简单地计算折射角等等来先验地进行研究呢？验光师至今仍在这样做。是的。

如果你不喜欢几何，就别去学验光。这样一来，物质的本质就显现出来了。当然，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是牛顿式的，至少它注定是牛顿式的。

它正处于向光明转变的过程中，因为那时牛顿还不是那样的人。后来，上帝说，让牛顿存在吧。一切都将化为光明。

还没有。但这就是他所研究的物理学类型。换句话说，他对物质物体，包括人体的运作，持有一种机械论的观点。

物质，以及导致人体发生变化的因果力。然而，在第五次冥想中，他似乎花在探讨上帝概念上的时间相对较少，而更多地关注物质的本质。但上帝的概念又是另一个概念。

上帝并非感官可观察的对象。但上帝的概念是一种思考，并非源于感官观察的概括，而是抽象的思考。在第三篇冥想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一直在探讨上帝的概念，即上帝作为完美存在的概念。

现在，在第五段冥想中，他的兴趣再次回到了上帝的概念，但这次是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如果他谈论的是物质实体的本质，为什么突然转到存在的问题上呢？假设你一直关注中世纪的历史，你就会立刻明白，中世纪对上帝的理解是，祂的本质就是存在。所以，如果上帝的本质确实就是祂的存在，那么祂的本质就是存在；祂就是存在的本质。

这不仅关乎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本质的存在，更关乎存在的本质本身。如此一来，我们在几何学中所知的关于物质世界的必然真理，与上帝存在的必然真理之间便存在着某种平行关系。存在之于上帝的概念，正如两个直角之和之于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

诚然，三角形的概念是一个必然真理。矛盾之处将自相矛盾。同样，诚然，上帝的概念是必然的，但关于上帝存在的矛盾也将自相矛盾。

你看，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因此，他在第五篇冥想中阐述的是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一个仅仅基于这个理念的论证。现在，请看，在第51页，他在第一栏最上方这样写道。当我更仔细地思考时，就会发现，上帝的存在与上帝的本质密不可分，正如山的概念与山谷的概念密不可分，或者三个角等于两个直角的本质与三角形的本质密不可分一样。因此，设想一个上帝——也就

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存在对祂来说却是一种缺失，或者说祂缺乏某种完美——与设想一座没有山谷的山一样不可能。

后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同样，认为上帝——一个完美无缺却并不存在的存在——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你看，这不就带有安瑟伦的影子吗？

安瑟伦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因此上帝存在。但他在第51页第二栏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或者说，这不应该被视为反对意见：既然假设上帝拥有所有完美属性，那么就必须承认上帝的存在，因为存在本身就是完美属性之一。

但我最初的假设并非必要。不，这并不能推导出结论。这个反对意见根本站不住脚。

他的观点是，存在并非仅仅是另一种完美状态，而是神性的本质所在。如果神的本质要存在，那么神就不是神了。

因此，完美存在的概念也就不言而喻了。我认为，这个论证的逻辑形式非常清晰。他的论证要么是上帝存在，要么是上帝不存在。

也就是说，要么是A，要么是非A。他认为非A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立场，因此是错误的。所以A必然为真。

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声称本质在于存在的事物不可能存在。你无法想象一个不存在却本质在于存在的事物。如果你能想象出它的本质，那么它必然存在。

好了，这便概括了笛卡尔关于上帝与人类思想关系的论述，也正是他在《沉思录》第五篇的最后一段中写道：“是的。我清楚地看到，所有科学的确定性和真理性，也就是所有理论思想的确定性和真理性，都完全取决于对真神的认识。因为在我认识他之前，我不可能对任何其他事物拥有完美的认识。”

但现在我认识了他，我就拥有了获得完美知识的途径，这知识既适用于上帝，也适用于其他理性对象，甚至适用于物质自然——只要它是纯粹数学的研究对象。上帝的存在，一位完美无缺、绝不欺骗的存在，使人对必然真理，对逻辑必然真理充满信心。因此，逻辑必然的真理，不仅关于上帝，也关于物质世界，都可以毫无疑问地被接受。

这就是冥想5。有什么要说的吗？嗯，克里斯汀。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论证吗？嗯，你可以说，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说文字就是角度，但那是150度。

这并不能使这个说法成立。没错，没错。那么，你难道不能用同样的说法来形容上帝吗？你可以给上帝下一个定义，但这并不能使它成立。

但是你看，150度角时几何原理就不成立了。没错，但你仍然可以得出那个结论。哦，是啊，但他说的不是结论，对吧？他说的不是一个概念吗，三角形的概念？现在，让我们从几何的角度，也就是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三角形的概念。

你明白了吗？所以，三角形的本质就是三角形。如果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和只有150度，那它就不是三角形了。你明白吗？那种情况下，你得到的就不是像这样的图形，而是像……嗯，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

我本来想那样说，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不过，我想大概只能这样了吧：他们从未见过面。

我画的这些线段并不完全平行，但它们永远不会相交，或者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不，那种几何图形行不通。你看，仅仅是三角形的本质就不允许那样做。

如果你从三维空间中的三角形概念出发，最终得到的就是这个概念。那么，你能建立一个包含150度的非欧几何体系吗？我不知道。我对此犹豫不决。

我尊重数学专业学生的意见。我认为你这样做实际上是在重新定义角度。如果你理解克里斯汀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人可能会持有错误的三角形概念。

不，他们不会持有三角形的概念。他们会假设一些关于三角形的错误事实。那么，笛卡尔又如何知道自己没有错误假设呢？问得好，克里斯汀，我就知道你问的就是这个。

也许你是。好吧。现在，假设你对上帝也这样说，也就是说，上帝的本质是善良、美丽、强大，但并非必然存在，并非逻辑上必然存在。

假设你这么说，笛卡尔会怎么回应？那不是上帝。你看，那不是上帝。为什么不是呢？嗯，你看，这或许就是笛卡尔始终无法摆脱的对中世纪哲学体系的依赖之处。

为什么至善者必然是必然存在者？在中世纪语境下，这是因为在存在等级的顶端，存在程度最高。因此，根据定义，至善者就是必然存在者。那么，如果笛卡尔的上帝概念属于中世纪的概念体系，那么他的论证就成了依赖于体系的论证，因此并非必然成立。

这次冥想中并没有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他在这里并没有探讨因果问题。他论证上帝存在的因果关系是在第三次冥想中。

哦，是的。如果你指的是这和第三个冥想中的论证不同，那绝对是。第三个冥想是因果论证。

并非如此。是的，我更喜欢安瑟伦的，因为就存在层级而言，我能更清楚地看到，在那个特定的哲学框架下，这个论证是如何成立的。然而，笛卡尔的某些观点则更为简洁明了，你看。

如果他能让“必然性”这个概念深入人心，那么，你看，它的确存在。如今对此的反对意见或许恰恰凸显了问题所在。你会发现，当代反对意见认为上帝的存在在逻辑上并非必然。

现在有人认为，上帝在本体论上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假设上帝存在，那么他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假设上帝存在，那么他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他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事物。

但要说上帝存在是逻辑上的必然，那就比较难了。因此，有人认为他混淆了两种必然性：逻辑上的必然性和本体论上的必然性。

他一开始就把上帝视为本体论上的必然存在。诚然，上帝存在；而且他的存在是必然的，这一点你很快就会明白。然后，他不知不觉地就把这理解为上帝的本质就是存在本身，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

好的，我们进入第六章，第六个思考。你对那些不成立的有神论论证有什么看法？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听说过伯纳德·拉姆（Bernard Ramm）的名字，他是一位福音派神学家，几年前在护教学等领域著述颇丰。我记得有一次和他谈话，他说，有神论论证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没有真正有效的论证。

也许我们只是还没想到而已。毕竟，在安瑟伦和笛卡尔提出这些论证之前，人们是怎么做的呢？你看，论证归根结底是人们构思出来的。而这正是你在哲学中学习的内容——思考论证。

请记住，信仰并非取决于三段论的结论是否能从其前提推导出来。信仰远比这更全面，它更多地植根于生活和思想的需要，而非仅仅依赖于某个特定的论证或两三个论证。同时，请记住，经文从未暗示你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者你需要这样做。

它简洁明了地指出，万物都见证着上帝的存在，诸天述说着神的荣耀，自然也见证着上帝的存在，但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些见证。如果认为可以用某种逻辑严密、令人瞠目结舌的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那就意味着所有不信的人要么是无法理解逻辑论证的，因而愚蠢，要么就是固执己见。我不认同这种观点。

我不认为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好的，我们继续进行第六个冥想练习。

在这里，他终于谈到了物质实体的存在。虽然这起初看起来很奇怪，但正是在这里，他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身体。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那个用炉子取暖的房间里添柴，却始终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需要保暖的身体。

现在，要探讨这个问题，他又得从我们的意识状态，或者说我们的观念入手。为了展开论证，他区分了三种意识状态：概念、想象和感觉。

我认为这至关重要。第53页是构思，第54页是想象，第55页是感觉。关于构思，我们已经讨论得足够多了，你应该明白他的意思。

思考过那些必然具有某些真理的对象，例如三角形这样的数学对象，或者上帝的本质这样的思想对象。现在，物质物体的概念，即具有他认为物质物体所固有的空间属性的物质物体的概念，其本质决定了这一点。但所有关于具有空间属性的物质物体的概念都表明，物质物体的概念本身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此物质物体的存在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物质实体的存在本身并不与逻辑相矛盾。因此，如果没有逻辑上的反对意见，我们就可以说，是的，从逻辑上讲，它是可能的，但也仅此而已。你不能仅仅从物质的抽象概念出发来证明物质实体的存在。

嗯，除了概念（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概念赋予我们某种关于物质的内在观念）之外，还有想象力（想象力赋予我们一些关于物体的虚构观念）。想象力是一种在脑海中进行想象的能力，比如想象一只蓝色的猫，或者一只长着蝴蝶翅膀的仙女长颈鹿，想象事物的能力，是的，甚至是真实事物的图像，比如我可能主动在脑海中浮现的童年故居的景象，诸如此类。这些都涉及一种心理活动。

这些想象并非总是出于自愿，但通常是如此，因为我们会刻意地构建某种意象。此外，想象中往往包含某种外部参照。是的，我想到了山坡上的那栋房子，等等等等，这是一种外部参照，一种空间参照。

即便如此，想象力的作用也仅仅是提供某种说服力。想象中的想法具有说服力，它能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

但我所想象的事物的存在仍然没有证据。但当他谈到感觉时，情况就不同了。他所想的感觉，并非仅仅是孤立的“蓝色”这种感觉数据，而是更接近于“感觉”一词在日常常识中的用法。

当有人真的挠你痒痒的时候，你会说：“啊，这感觉真奇妙。”你看，这里所说的身体感觉包括身体上的感受，可能包括愉悦和疼痛，当然也包括空间位置。如果你脚趾疼，你就知道是哪个脚趾疼。

所以，你当时感受到的这些感觉都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由某种因素引起的，它们出现在你身上。而且它们往往是不自主的感觉。

所以他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是，我所体验到的这些清晰、鲜明、生动的身体感觉的成因是什么。他的观点是，在这些感觉中，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

是的，我感觉到脚趾疼，不是某个脚趾疼，就是我的脚趾疼。这是我脚趾的疼痛。它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概念，一种从任何特定位置抽象出来的感受。

所以，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判断，这是我们自然而然做出的判断。我们受自然教导，明白吗？自然教导我们，这就是它的语言。

自然通过这些感觉告诉我们自身身体的存在。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吗？这些感觉并非由我引起；它们是无意识的。我的意识并没有选择拥有它们。

这些体验不可能是上帝造成的，因为如果是上帝造成的，他就是在欺骗我。而上帝是完美的，他创造我的方式绝不会欺骗我。所以，这些体验不可能是上帝造成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确实拥有一个身体，而正是这个身体导致了这些感官体验。

所以，我的身体存在。证据呢？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证明没有，但从合理的判断来看，是的，前提是上帝是完美的，他不会给我虚假的感官。是的。

所以，我的肉身存在。但你可能会问，那么物质世界的其他部分呢？那又该如何解释呢？当然，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因果论证。因为如果我的身体发生了某些变化，让我体验到各种生理感觉，那么必然存在某种原因导致这些变化发生，这就构成了一个因果论证。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提出我们可以论证不仅存在我们自身之外的其他身体，而且存在我们自身之外的其他心灵。因为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即我意识到自身身体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那么通过某种类比，我可以预见，我观察到的他人的身体状态与我未观察到的他人的心理状态之间也必然存在关联。所以，这是一种类比论证。

你看，我自身拥有身体感觉，但有时这些感觉是由其他身体引起的，而这些身体的行为表现与我自身的身体感觉类似。因此，如果我知道哪些心理状态与我

的身体状态相对应，我就可以推断出哪些心理状态与他人的身体状态相对应。比如，如果我踢到脚趾感到疼痛，那么如果我看到别人踢到脚趾并像我一样发出叫声，我就可以预料到也会感到疼痛，因为我对其他人的心理状态有一定的了解。

于是，他提出了类比推理，即通过类比论证来证明其他心灵的存在。顺便一提，笛卡尔开创的这种方法在整个18世纪乃至20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都得到了沿用。直到19世纪，这都是论证其他心灵存在的标准方法。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更直接地感知他人意识的概念。因此，像马丁·布伯这样的人提出的“我-你”关系，实际上是在试图表明，这不仅仅是通过笛卡尔式的类比推理，而是一种更为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源于诸如同理心或同情心之类的情感状态，也就是与他人感同身受，一种共享的意识。或者说，同理心，就是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的处境，一种共享的情感，一种类似的感知。

好的，这就是他选择的路线。由此引申出另外三件事，他也一并着手处理。其中之一是错误问题。

毕竟，他谈到过可以被视为真实的感官体验，但难道就没有感官错觉吗？它们在生理学上不也被称为幻觉等等吗？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错觉呢？如果上帝是完美的，他赋予我们的感知能力不会欺骗我们，那么我们又怎么会被欺骗呢？你可以说这又回到了第四篇冥想中的那个老问题，只不过现在讨论的是感官知觉，而不是抽象思维——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嗯，他提出了一些你几乎可以预料到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我们的身体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因此，由于疾病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某个部分功能失调，可能会导致一些感官体验无法直接告诉我们真相。

他会用这种方式解释幻觉。他还补充说，意志和理智都参与其中。一系列感觉——感觉一、感觉二、感觉三、感觉四——并没有什么欺骗性，即使其中第四种感觉可能并不可靠。

现在，错误仅仅在于我们对第四种感觉的可靠性做出了判断。因此，判断行为涉及理智对感觉的评估和意志对判断的确认。当我们允许意志做出超出理智对感觉的确信程度的判断时，我们就犯了错误，然后你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它们必须清晰明确。所以，这基本上和你第四次冥想中的论点是一样的。好的，错误。

第二个遗留问题至关重要，即关于身心关系的问题。因为笛卡尔迄今为止所揭示的是身体的存在，它是一个空间延伸的实体；以及心灵或灵魂的存在，它是一个能够思考的实体。也就是说，它们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本质上，我们的意思是它们具有不同的本质。它们没有任何共同的本质属性。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事物。

不知何故，它们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笛卡尔就是有意如此，因为你记得他在序言中说，他着手证明灵魂的存在。如果你愿意，他试图证明的是一种非物质的、实质性的灵魂的存在，因此这种灵魂可以死后继续存在。

它能够独立存在。因此，他希望灵魂在功能上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一个本质上不同，且在功能上独立的东西。

他如愿以偿了。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笛卡尔认为，身心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原因。因此，某些心理活动可以引起身体变化，就像你刚才开始写字时发生的那样。

同样地，某些生理变化也能产生心理状态和感觉。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

嗯，听起来不错，而且似乎确实有证据表明，心理活动会影响身体活动，反之亦然。但是，如果心理和身体本质上是两个不同且实质上独立的实体，那么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它们之间又如何产生因果关系呢？笛卡尔在他的激情论著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并在与人们的交流中进一步阐述，他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松果体，而松果体显然位于身体的某个部位。在那个解剖学盛行的年代，人们试图探索身体及其运作机制，却无法看到松果体的具体功能。

此外，虽然似乎还有另外两种腺体，但这种腺体只有一种，这似乎表明它是为了统一某些东西而存在的。于是他们就发现了这一点。至少笛卡尔是这样。

但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因为腺体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它仍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信息。他所做的，是将人体想象成包含某些通道，他们所谓的“动物灵魂”就通过这些通道进行流动。

显然，这些动物精气的理论是16、17世纪的生理学观点。要知道，血液循环直到17世纪才被发现。顺便一提，哈维是我的邻居。

我成长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多佛镇。他的家乡在七英里外的福克斯通。福克斯通海滨有一座他的雕像。

福克斯通的那所高中，是我们一直以来在体育方面的劲敌，它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维学校，哈维文法学校。在英国，文法学校指的是中学。

想必除了哈维文法学校，其他地方都不教语法了。你看，那是17世纪。在笛卡尔的时代，人们思考的不是血液循环，而是动物精气的循环，精气在腺体中流动。

他认为腺体就像悬浮在动物精气运行的通道中，动物精气，也就是身体的各种机能，会影响腺体，而腺体又以某种方式与大脑保持联系，从而引起大脑和意识的变化。这就是他所能解释的最好结果。于是，就有了这种身心互动。

嗯，笛卡尔关于松果体的说法通常被视为经典谬误之一，因为它根本无法解释松果体的存在。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此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虽然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是一个功能上的整体。

这种身心因果互动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自我的本质统一性。你看，说“我是一个拥有身体的心灵”似乎并不准确。你看，我更像是一个身心合一的整体。

而笛卡尔恰恰缺失了这种统一性。因此，笛卡尔的后继者们一直为身心问题而忧心忡忡。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哪些替代方案？其实，有一种替代方案，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加尔文主义者提出的。一位名叫格林克斯（Gerlincx）的人发展出了一套被称为偶因论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身心相应行为的根源在于上帝。

我的思想只是上帝改变我身体的契机。而我身体的改变也只是上帝改变我精神状态的契机。偶因论。

然而，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着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如今你有时仍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上帝是全能的，就等于说上帝拥有世间一切力量，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因此，任何生物所发挥的一切因果力量，实际上并非由该生物本身发挥，而是由上帝发挥。所以，如果上帝是所有事物时时发生的因果主体，那么偶因论就成了我们所需要的观点。其他一切事物的发生，都只是上帝因果力量发挥作用的契机。

嗯，这种观点并没有获得多少拥护者。毕竟，即使是像加尔文这样的神学家也明确指出，除了上帝这个主要原因之外，还存在次要原因。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上帝是整个因果秩序的原因。

你看，上帝，终极原因，因果秩序，直接原因。因此，偶因论这种选项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接下来我们讨论斯宾诺莎时，会看到他发展出了一种双面向理论。

也就是说，观念和物理变化只不过是同一本质的两个方面。因此，精神和物质是同一事物的两种属性。同一个根本现实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运作。

当我们谈到莱布尼茨时，会发现他认为造物主预先设定了二者完美和谐地运作，这种和谐从一开始就是预先设定好的。就像两个上了发条的钟表同时运转一样。因此，它不需要外在的原因，当我想要举手时，我已经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程序做了。

我的身体状况是这样的 你看，我举起了手。莱布尼茨，我们下下周会见到莱布尼茨。但坦白说，还有其他选择吗？你看，一旦你把问题设定为两个能够独立存在和运作且没有任何共同本质特征的实体，你就会明白，在当前时期，反对这类二元论的最大论点就是我们所有心理状态都依赖于大脑。

两者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如今的替代方案往往侧重于大脑依赖性。而且，如果像一些哲学家仍然主张的那样，人们想要一种二元论，那么这种二元论需要强调相互依赖性，强调灵魂的可分离性，而不是灵魂本身已经分离的状态。

一种死后能够独立存在，但又可以分离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现象。现在，呃，最后一点。

哦，最后一点。看来半分钟不够用。真可惜。

好的，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最后一个问题。笛卡尔论激情，进而论伦理学。